履園叢話

屨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觀聞著叢識二十四卷閒以示余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為也先生歟余戲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為我序之其曰舊聞識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擇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條議曰水學專為三吳水利輯錄先世舊文而增益之以紀時事也曰景賢勸薄俗垂典型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楷模也曰臆論警頹風也曰譚詩正雅音

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曰書畫慨雲烟之過眼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才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曰攷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異以證心得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于諧也曰夢幻示實于虛也而以雜記終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義也序旣畢以復于主

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責于𤰈園之謂也其殆將託於戔戔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亦各言其志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卽以爲遣愁索笑可也時道光三年十月廿有三日昭文孫原湘書

履園叢話序目

昔人以筆劄爲文章之唾餘余謂小說家亦文章之唾餘也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採草野之新聞卽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耳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閒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旣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少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爲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雖遣愁索笑之筆而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曩嘗與友人徐厚卿明經同輯

熙朝新語十六卷已行於世茲復得二十四卷分爲三集以續其後云

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棣花溪居士錢泳自記時年政八十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總目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　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

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尙之信叛于粤東孫延齡叛于粤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刼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　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荅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

得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鎭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鎭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粤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郎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郎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淸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

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　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

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揅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洸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横云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謹藏于家珍

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 繩武 文叔生石埭教諭 慶孫 敎

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嶰山先生其時易亭

尙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旣設帳于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

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

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

啟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

有襴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

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爲忠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

易亭眞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敎

論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楨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爲山中巨富攖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選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弦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爲尤甚康侯以爲畿輔重地也不可飢饉乃曰

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爲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厲天下不數年　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刼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鄖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爲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

本朝蘆政既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爲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聞兗東被發暴露骸骨數十萬募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逋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塗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甃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黌宮傾頹朽壞堊茨而丹雘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厚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

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　欽賜舉人
世臣　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　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
村民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
百出沒於鵝湖茭菱華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
兵斂蹟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瑛　席
宗玉琮　席荆生玕　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
此與康侯爲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略乃相議
曰民之衙賊也深矣擄其貲淫其婦火其廬恨無人爲之

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爲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與衆卽爲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於是荆生入城見邑侯瞿公名四達河內人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鎭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鎭兵暴徒擾民荆生曰然則起一城之衆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從旁相助必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鎭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鎭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

掠貲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攖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費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卽給旗委札出庫兵忿荆生所取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爲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爲助日給錢米爲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肄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旣定推山明爲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辛牛亭土部伍始定廿五

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鎭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駡曰汝等豈不知　聖主賢臣之俱出乎尙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踰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刀出勸衆衆唯唯廿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曰方午華甫卒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八

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爲萬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墳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葖萲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翦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啟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入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

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
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
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
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寧死賊毋媚
役也縣官出爲周旋之駡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
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塡港舟不得行而諸邑
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是時蘇州鎮總兵
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
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

甚銜恨刺骨悁悁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楊營者誣荆生寄盜入曹營者誣華甫宗玉叛謀入徐營者誣席氏一門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偕友徐敬賓挺身見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

其冤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愬窮詰連引親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爲傾身護持賄通折獄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勦賊功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旣閲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慴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

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士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寰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烟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爲甚難亂之則甚易况挺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兹土慮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內則湖蕩設官委兵分守要害員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刼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于賄脫眞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爲盜三府之民不謀同起械船飛槳徧布洪濤建幟立

囲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爲請鎮兵庫竭而糧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鄒儒略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勦賊是務捐資竭產臥甲枕戈凡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作輸賦稅是非爲身謀而爲　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謀誣窩盜又誣造僞札置僞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

而滅族有餘矣瀝肝碎首無以鳴寃誓日指天莫能伸曲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鞫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荊生言旣切淚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噫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華甫荊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卽彙集文書發本縣一讞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𤉣山陸四已爲鄉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

於當事者士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
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
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
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
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
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
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

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
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
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刼已而盡還之盜
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
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
公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
旣復姚上　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
留村在無錫旣膺　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
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

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巵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尙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

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弈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唫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僞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于公卿之間後三

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眞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礮于吳塘門値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鐵夜靜時袖椎揞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鎭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牀覆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隖寳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擲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

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宦墻爲之一空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　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隨　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　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駡曰爾何人敢受　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康熙六　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　御舟抵滸墅關先于廿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

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爲巡撫務儉約戒紛華 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 上騎馬進閶門士庶夾道至闐塞不得前 上輒緩轡 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蔀屋極目無際上爲睠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駐蹕織造府

第二次　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　御舟抵

滸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　駕

日晡時　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

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　上注目良

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

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　上命侍衛收進

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　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

庶進萬民宴　上頷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

飯喫士民復請　上又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

福也

第三次　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　慈聖太后以行

三月十四日　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　駕俱有黃

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　聖駕字樣自姑蘇驛

前虎邱山麓凡屬　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

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覩甲子已逾十倍矣十八日

恭逢　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　聖

詩若干帙　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　萬

年之觴又于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　聖道場百姓歡

呼途路十九日　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顧汧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　賜賞各有差又　賜彭孫遹尤侗盛苻升　御書扁額二十日辰刻　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爲商邱宋犖也　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　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　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　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鰣魚銀魚兩筐乃　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

大鯉二尾　上色喜　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　御舟到岸而隨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　上升輿笑曰到也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尼豔妝跪而奏樂　上云可惜　太后沒有來其時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士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　上分付衆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　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　上曰凡事必親見

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

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

上云何以具歷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　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漖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即由蘇起　鑾北發

第四次　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　駕抵蘇

州時巡撫朱舉尙在任一切　行宮綵亭俱照舊例舉扈

從時見　上勤于筆墨每逢名勝必有　御製詩或寫

唐人詩句舉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筆兩

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上笑曰此二字

頗不易書舉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

倘蒙出自　天恩乃爲不朽盛事　上卽書二字頒賜

頃之又　命侍衛取入重書　賜之　上勤于筆墨如

此

第五次　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　駕抵蘇

州是日爲　萬壽聖誕奉　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
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
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
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宮引　見各
蒙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　駕又幸崑山縣登馬
鞍山旋往松江　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　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　上
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　聖駕

午後傳　旨宮門伺候　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

子頻婆果蒲萄等十二盤　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

次　南巡中　天恩　温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

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

皆香千年物也　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　回鑾後

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愼行詩云合抱淩雲勢不孤名材

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

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卽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鬥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届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强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于雅園顧吏部子咸顧唯唯乃以置酹招吳三桂壻王永康來讌

飲席散遊園置碎燈于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尙有陽山朱衖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

相國王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淸水一盃亦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閶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

賚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决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爲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于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爲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爲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涇宿關帝廟題二絕句云昔爲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亦奇士也

騏驥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驥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驥之良尚爲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爲盜賊欲

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爲逆臣吳三桂將領叅謀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將軍趙艮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子竟以壽終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

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腳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寃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嫗攜一小孩看稍艀忽不見殺死城下剝去金珠衣服緝凶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寃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即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郎墨郭公琇有墨吏聲

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畀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畀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

啣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

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叅罷三宰相兩尚書一閣學直

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　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尙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閹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陸淸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卽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弟兄不睦倫常大變予爲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爲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御舟即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于巡撫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即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落漾照

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搆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犖

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　御幄裁詩行漏報計

程應已到吳江　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　見命廷

楨寫擘窠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旣庶矣看來是庶而

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

了覺得如此　天顏甚豫遂　命禮部註冊復還舉人其

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翮薦出知

江寧府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爲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日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蹟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遝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

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閑青鞋布韈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噶禮以爲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 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復其官尋擢覇昌道旋陞江寧布政使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闈號舍逼窄請 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

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祖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糴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淸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拏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　聖祖震怒正　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　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淸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　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

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
弑母等事奉　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淩遲處死　上
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
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淩遲後
焚尸揚灰有　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即行
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
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
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　命　聖祖
笑曰這奴才眞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水鑑

雍正初年田公文鏡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晏會隨到隨見見後卽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見遄行自此怨聲載道淸則淸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矣古語云水至淸則無魚人至淸則無徒是知爲人上者毋爲民鑑當以水鑑也

爲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軾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

之儀以敎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殆擔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摴蒱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蹟矣公雖受知于文端而爲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爲所謂敏則有功也

獨力捐辦 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 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

桂馭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
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
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曰梅弟刑部員外蔣
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焻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
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叅劾廷桂一摺奉　旨嚴行
申飭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
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
朝廷于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
一邑之政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

以利地方果能磬家爲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
辦　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
夜不倦楫字濟川諸蔣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踈財官刑
部十年明愼練達囹圄有頌聲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爲昌黎再世後相國
薨左遷爲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干大戮失
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安頓窮人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爲蘇藩禁開戲館怨聲載道金閶商賈雲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爲遊棍爲乞丐爲盜賊害

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臯農部遊虎邱冶坊浜詩云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眞仁者之言也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爲幸每畝秪値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

長至五十餘兩矣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鎭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

銀價

顧亭林日知錄記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則當銀七兩五錢萬歷中猶止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矣　國朝康熙初年亦不過十餘換乾隆中年則貴至二十餘換近來則總在十八九二十換之間至於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

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